

史海钩沉

宋代出版商如何打击盗版？ 在自家书上印“二维码”

Z 刘黎平

保护知识产权、打击盗版和非法出版物，这是现代社会一项很重要的法律工作和文化活动，现代人为此付出很多努力，也付出很大代价，“道”与“魔”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。那么，在古代有没有盗版活动，有没有为维护版权而进行的较量呢？

答案是肯定的。别忘了，印刷术这项科技是在古代的中国发明的，有印刷就必定有出版，有出版就面临与盗版的斗争，古人在这些方面的不省心事，一点也不比现代人少，现在我们去一千多年前的宋朝看看。

书坊：

“清明上河图”里可找到古代出版商

以印刷为基础的出版行业在宋朝闪亮登场，它有一个实体依托，就叫书坊。它既有生产车间，又有销售门店。

书坊作为新生的行业领头羊，到底有多牛呢？看苏东坡的记载就知道了。他在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里透露一个重要的行业信息：当时市面上有人印刷“诸子百家”的书籍，每一天的印刷量有多大？“日传万纸”，每天印刷量上万页。这就是当时大宋的一线城市开封的生产情况。

那么，印刷品的主要销售地点在哪里呢？北宋有个叫穆修的读书人也小小剧透了一下：在咱大宋的东京相国寺附近。“携入京相国寺，设肆鬻之”，原来，就在鲁智深看菜园子的附近。想当年，林教头和鲁智深之流的好汉，在相国寺的菜园子喝酒论武，而附近就是书香四溢的书市，奇妙。



古代出版商

如果仔细去看反映北宋汴梁城景象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还能找到开封的书坊，店主在柜台内，着深色衣，购买者在柜台外，着白衣。双方似乎正在讨价还价。

宋朝的“二维码”：

坊号牌记和告白文字

既然有了出版商，那就得有广告，因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，北宋的出版商们在激烈的竞争中，如何让消费者记住自己，那就得有独特的标志。这个独特的标志就得印在书上，就如同如今的二维码，随时方便读者扫描，当然，现在用手机扫描，过去用眼睛扫描。

最流行的“二维码”叫做“坊号牌记”，是一个小标记，或者是一个小框框，里面印着说明文字，或者连小框框也不用，直接印着字。就跟现代的二维码相似，放在书本的末尾或者目录的结尾处。这字也不能太多，一行就够，标明出版商的公司名称和地

址，有时候还有印刷出版时间。

如果你在南宋，在杭州街头买到一本名叫《续玄怪录》的玄幻鬼怪小说集，你去翻一翻书的背面，可能有这么一行字在框框里：“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”，也就是说，您手中的这本优质书籍，是临安府的尹家书籍铺公司发行的，地点就在太庙前。如果你觉得好，欢迎下次再来购买。

有时候，出版商还怕说得不够仔细，于是又会饱含深情地再在书尾加上一段告白，希望借此加强与读者、消费者的互动，告白的信息量更大，感情色彩也更浓。

书本的末尾或者目录的结尾处，会标明出版商的坊号和申明

发行，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版权保护，严禁盗版印刷发行。

当然，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行为，不让非法之徒钻空子，有时候话要说得更详细明白，而且还要委托官府出面发表声明，以期取得法律上的效力，并震慑盗版分子。

在南宋理宗年间，两浙转运司为保护合法出版机构的正当权益，防止盗版，专门为一家公司发布了一个公告，该公告说，市面上的《方舆胜览》《四六宝苑》这两本书，是“祝太傅”公司出版发行的，法定代表人吴吉，本公司为这两本书，除了花了几分钟时间辛勤编辑之外，还耗费大量资金进行印刷，“今来雕版，所费浩瀚”。为了防止不法之徒进行盗版印刷，出售赢利，导致本公司“徒劳心力，枉费成本”，现在本公司将版权在有关部门注册，取得法律约束力，以杜绝盗版的行为，“合经使台申明，乞行约束，庶绝翻版之患”。

在严肃申明之后，还要让声明“发声”，在当时也就是张贴在各处州县的交通要道，让大家都看到。

宋代出版商的版权意识已经相当明确，而且也有官方的支持，有法律上的规范，而对于如何打击盗版行为，也有具体可行的步骤。根据这些信息，要说宋朝人的出版发行业，已经相当完备，也不算过分。

古代趣闻

汉朝的“闺蜜干政”

Z 郭利

这些天，韩国总统朴槿惠“闺蜜干政”的丑闻被爆出，一时间引人注目。自古以来，外戚干政、宦官干政、后宫干政等等层出不穷，可“闺蜜干政”这词儿还是第一次出现，让人感到无比新鲜。

其实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也曾有过“闺蜜干政”的情形，只不过那时候还没人在意而已。这位干政的“闺蜜”大有名，就是著名才女、历史学家班昭。她不仅续写了《汉书》，更在东汉和熹太后临朝执政的时代深度参与政事，协助太后处理国务，成为“闺蜜干政”的鼻祖。

班昭字惠班，出身史学世家，她的父亲班彪、长兄班固都是著名历史学家。班昭从小生活在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中，耳濡目染，自是有条件博览群书，修炼得才华横溢。14岁时，她嫁给了同乡曹世叔，生下了一个儿子曹成和几个女儿。后来丈夫去世，班昭没有再嫁，而是全身心投入了帮助哥哥班固编修《汉书》的工作中。公元92年，班固因为卷入政治倾轧，被牵连入狱而死，留下尚未完成的著作；汉和帝刘肇亲政后，深为《汉书》未完而遗憾，于是命班昭续写完成。

在与班昭的交流中，皇帝对班昭的才华修为十分钦佩，干脆请班昭入宫教授自己的后妃们读诗诵史，让宫中上下尊称她为“曹大家”。就是在这时候，班昭与汉和帝的贵人邓绥相识，两人一见投缘。邓绥聪慧好学，领悟力又强，让年届中年的班昭十分喜欢，更加悉心栽培。两个人很快成为了超越师徒关系的“忘年闺蜜”。

在班昭的言传身教下，邓绥在宫中处处隐忍，以退为进，最后成功击败了皇后阴氏，于公元102年成为汉和帝的新皇后。四年后，汉和帝病逝，邓绥临朝执政。虽然女性的身份让班昭无法走上朝廷，却始终在幕后帮助邓太后出谋划策，协助她处理政务、治理国家。班昭熟读史书，历代的兴衰成败、为政得失都了然于胸，有着丰富的政治智慧。有了她的指点，年轻的邓太后如虎添翼，初掌大权就有章有法，让大臣百姓都心悦诚服。

对于班昭的“闺蜜干政”，史书并未遮掩，直接记载：“及邓太后临朝，（班昭）与闻政事。以出入之勤，特封子成内侯，官至齐相。”班昭经常出入宫中，成为太后高参，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。闺蜜如此“干政”了数年，她的贡献太大，除了物质赏赐之外无法再酬答，邓绥只好封了班昭的儿子曹成为侯，后来更官至齐国丞相，成为历代少见的“拼命族”。

有一次，邓太后的哥哥大将军邓骘因为母亲去世，请求辞职归乡。邓骘一直率军镇守边疆，是国家北部的屏障。邓绥不想同意，但哥哥态度很坚决，于是她去征求班昭的意见。班昭引经据典之后说，大将军坚守忠孝之义，请求辞官守制，正是功成身退啊；如果不允许的话，将来若有什么意外，或者犯了什么小错，就难以保持谦逊谦让的美名了。这是含蓄地告诉邓太后，如果邓家兄弟不急流勇退的话，等一朝你不再掌权，任何小事都有可能引发大祸端。邓太后非常聪明，立刻明白了闺蜜的弦外之音，当即接受了班昭的建议。

邓绥临朝的时代，水旱灾害频繁发生，但她处置得宜，让人民安居乐业，社会稳定并向前发展，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女主之一。与其他临朝的东汉太后委托父兄管理国家不同，邓绥始终是自己亲自掌管政权，而闺蜜班昭始终在她的身前身后。

班昭安享晚年，直到七十多岁才去世。得知她的死讯，邓太后十分悲痛，当即素服举哀，并派专人办理班昭的后事，隆重安葬了自己的老师兼闺蜜。不过，相比隐身在幕后的“闺蜜干政”经历，班昭历史学家和才女的名声更大、更高，让人们忽略了她的政治家身份。

